

爱总是在离别之前，让每个人都看清楚……

同名电视剧《爱在离别时》热播中

●李沐霏 改编

爱在离别时

南京出版社

同名电视剧《爱在离别时》热播中

沐霏 改编

爱在 离别时

南京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在离别时/李沐霏改编. —南京: 南京出版社, 2006

ISBN 7—80718—231—8

I. 爱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1255 号

书 名:爱在离别时

出版发行:南京出版社

社址: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:210018

网址:<http://www.njpbs.com/www.njpbs.net>

联系电话:025—83283871(营销) 025—83283883(编务)

电子信箱:webmaster@njpbs.com

责任编辑:沈丽国

装帧设计:周 涌

印 刷: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89×1194 毫米 1/24

印 张:11

字 数:190 千字

版 次: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~10000

书 号:ISBN 7—80718—231—8/I·16

定 价:22.80 元

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



楔 子

大雨倾盆，雷电交加，仿佛上帝刻意地用最激烈的方式向世人宣泄着它莫名的怒意。

周市一家小医院的妇产科产房内，两名女子正躺在产床上为迎接小生命的降临而承受着最痛苦的折磨。

产房并不大，两张产床并排靠墙而放，中间仅以一块简陋的布帘隔开。此刻，医生和护士都围绕在躺于左边那张产床上的名叫姜珠珍的孕妇身边。她的情况似乎不大好，正不停地大声呻吟着。护士紧紧抓着她的手，说些安慰话……就在这时，一名护士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喊道：“医生！您去一下那边，那边的孕妇羊水已经破了，而且开始阵痛。您快去一下吧。”

医生略一沉吟，吩咐护士说：“这个患者有点惊恐的兆头，照看一下。”语毕，转身离去。

疼得满头大汗的姜珠珍见状立刻不安起来，挥舞着手臂大喊：“你们……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不行了！我不行了！孩子快要出来了……”

“你放松一下。”护士一边安慰她，一边拿过氧气管想为她接上，不料却被她一把推开。

“走开！”姜珠珍恶狠狠地瞪着她，原本娟秀的脸庞，因为痛苦而扭曲着，美丽的大眼睛里饱含着神经质的紧张和愤怒，歇斯底里地叫道：“你是瞧不起我对不对？就因为我是犯人！我是死刑犯……啊！”一句话未了，又因为剧痛的再次袭来而大喊起来。

“不是这样子的，”护士一迭声地解释，“那边的患者更危

急。”

而躺在另一张产床上的产妇——吴青莲，尽管也和姜珠珍一样承受着巨大的痛楚，却没有大喊大叫，只是一味地咬紧牙关忍耐着。阵痛虽然令她脸色蜡黄、头发汗湿，但这样的狼狈却依然无法掩盖她高贵而典雅的气质。听见姜珠珍的嘶喊，她心怀惻隐地对医生说：“医生，我还能忍，你先帮她吧，快。”

与此同时，一辆黑色高级轿车冒雨开进医院大门，在妇产科前停了下来。一个男子站在产科大楼门前，大概已经等候多时，见车到，忙撑起伞迎入雨中，拉开车门，引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进了产科大楼。他指着一名身着白大褂、迎门而立的医生说：“董事长，这位就是院长。”

院长连忙满脸堆笑地说：“你好，见到你很荣幸，王总。”

王学友——鼎鼎大名的 SK 集团董事长，名震商圈的大人物，此刻却失去了平素在生意场的冷静和威严，满脸焦急地扫了一眼简陋的环境，连看都没看院长一眼，径自对那持伞的男子说：“难道没有别的好医院了吗？到这个地方来。”

“因为夫人的状况太过危急，没时间送到市里的医院。”

“真要命啊！”王学友气急败坏地挥挥手，本想着在夫人临产前带她来小镇上的别墅散心，多呼吸点新鲜空气，对母婴都有好处，谁想竟然遇上早产这种事，现在真是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
无奈之下，他认命地来到产房外，听着里面不停传出的嘶喊声，就像困兽似的来回走动，保养得当的脸上，掩饰不住焦急忧虑之色。

那名持伞的男子眼巴巴地看着他，想出言宽慰，却又不知说什么好。身为王学友的秘书，他自然知道这位董事长跟妻子的感情笃深，此时此刻，外人说什么都是多余的。

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，产房里突然传出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，就像一道曙光撕裂了夜色……





“王夫人，恭喜你，生了个千金，六斤八两，身体非常健康。”

产房内，医生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儿凑近了吴青莲。

吴青莲勉强支起疲惫不堪的身子，满含爱怜地用指尖轻抚了一下孩子娇嫩的脸蛋，欣慰地对医生说：“谢谢。”

另一侧，医生抱着婴儿对姜珠珍说：“恭喜你，是个女儿，想抱抱吗？”

姜珠珍却只是麻木而冷漠地躺在那儿，没回头，亦没说话。

“你这是干嘛？姜珠珍？”

刚刚走进病房，女警就被眼前所看见的这一幕怔住了。

姜珠珍一边缓缓地收拾包袱，一边无动于衷地回答：“回监狱啊。”

“谁说你刚生完孩子就带你回去呢？”女警又好气又好笑，还有些同情，“别这样，先恢复一下身体。”

“有这必要吗？”姜珠珍面无表情地继续收拾衣服，“就为了死的时候漂亮点儿？”

女警沉默片刻，问：“你真的不想再见小孩子一面吗？”

姜珠珍叠衣服的手停顿了一下。

女警叹了口气，柔声劝慰道：“别这样，法律上，你现在还是个死缓犯。婴儿这么小，你不觉得可怜吗？还是给她喂一次奶再走吧。”

姜珠珍收好衣服，目光发直地瞪着床铺，一字字地说：“喂了奶又怎样？又不能带在身边抚养。活该她命不好，摊上我这样子的妈。”她顿了顿，转动僵硬的眸子看着女警，“我能去一下洗手间吗？”

洗手间的盥洗池边，姜珠珍满不在乎地用冰冷的自来水洗着脸。老一辈的人总说，女人生完孩子就像死过一回似的，身

子骨最是虚弱,千万碰不得凉水……可是,她反正是要死的人了,还用得着在意这些吗?

忽然,一个刻意压低的声音传入耳膜:“命运可真会捉弄人,同一天、同一时辰生的,一个是富豪的女儿,一个却是死缓犯的女儿。”

富豪?姜珠珍浑身一震,抬头看向面前嵌在墙壁里的大镜子——两名在她身后不远处的护士的身影映入眼帘,一个靠桌坐着,一个倚墙而站……原来是新生婴儿室的守夜护士。

只见那名坐着的护士抬起头,用难以置信的口吻问道:“什么?不会吧?”

“你知道 SK 吗?”站着的护士说,“特护的产妇就是那家董事长的老婆。你再看看 202 的患者,听说是个死缓犯。”

“死缓犯?天哪!怎么会这样?”

“两人都躺在那儿,命却是天地之差。唉,看着可真是有点别扭,说句不好听的话,不就是将妈妈的命原原本本地继承下来了么?”

“唰!”雪亮的闪电撕破雨幕,把镜子里姜珠珍的脸映得分外苍白。

那两名护士兀自感慨着:“光是看这孩子的脸,我还是分不出谁是谁。”

“就是因为新生儿长得都差不多,没有挂姓名牌,我也分不出来。”

简简单单的两句话,却使姜珠珍一直没什么神采的眼眸瞬间亮了起来,仿佛一只无形的手往她这具很快便会死去、腐烂的躯体里注入了什么力量,使她得以重新在世为人,重新活过来……正想得入神,冷不防一只手伸来,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。她顿时就像做什么坏事被当场抓住一般吓了一跳,仓皇转眸,却是那名女警。





见她脸色剧变，女警怔了怔，问：“干嘛这么害怕？”

姜珠珍转了转眼珠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

不过是这么片刻工夫，她不知为何已是满头大汗。

夜越来越深，雨越下越大，闪电不时照亮窗外的天空，使得躺回病床上的姜珠珍的脸庞时而苍白、时而灰暗。

她静静地靠在床头上，安静得仿佛一尊雕像，可手指却神经质地紧紧抓着被角。恍惚中，她似乎看见那两名护士不知怎的站到了她的床边，她们的对话，那么清晰地再度传入她的耳膜——

“命运可真会捉弄人，同一天、同一时辰生的，一个是有钱人家的女儿，一个却是连亲生母亲都不要的可怜孩子。”

“新生儿长得都差不多，我也分不出来。”

姜珠珍猛地睁大了眼睛，直勾勾地瞪向前方，可那两名护士却已经不见了。

闪电一道道划过，她的眼睛越睁越大，几乎要把眼眶都睁裂了。

雨下得更大了……

第二位换班的警察在囚室外的长椅上刚刚坐下没多久，就听见一个声音从囚室里传来，小心翼翼，却又带着股语言无法形容的兴奋和激动：“我想去看一下孩子。”

新生婴儿室的光线柔和而温暖，里面虽然放着不少婴儿床，但是在这样的小医院，同一天生产的人却不多。事实上只有两个，两个母亲，两个婴儿。

姜珠珍悄无声息地走进来，拿起靠门第一张婴儿床上的姓名牌——

姓名:吴青莲

年龄:25

入院日期:1981.4

是她,就是她!姜珠珍的脸上浮起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。然而当她把目光投向第二张婴儿床时,脸上诡秘的表情瞬时就被温柔的母爱光辉所取代了。

悄悄地走近婴儿床,她弯下腰,出神地凝视着沉睡的小宝贝,比起先前的冷漠和麻木,此刻她眼中所流露出来的,却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的怜爱和疼惜。

其实,天下有哪个母亲会不爱自己的孩子,会不希望她永远幸福快乐,过得比自己好?不是不为情所动,只是故作无情罢了。因为她没办法,她是注定要下地狱的人了,她不想临死前让自己的生命中多了一份牵挂、多了一份罪孽。可现在,一切都不一样了……满怀爱怜地用手指轻抚过女儿柔软稀疏的头发、紧紧捏起的小拳头,她的眼眶湿润了。她抱起孩子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,幸福就像潮水般淹没了她。我的女儿,我的宝贝,妈妈爱你,永远永远爱你。妈妈要让你成为天之娇女,妈妈绝不会让你原原本本地继承我这不幸的人生。妈妈发誓……发誓……

转过脸,她抱着自己的孩子,把目光投向别人的女儿。隐隐地,一丝愧疚在她眼底闪过……她也知道自己恶毒、自己狠心,但是,她没有选择,她只能那样去做。

她在泪水滑落的瞬间对自己的孩子呓语道:“乖,我的孩子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,什么都会好起来的。你不会像妈妈这样生活,一定会像那个样子。乖……”

当王学友和吴青莲双双来到婴儿室时,姜珠珍还没有走。看见忽然有人来,她似乎有点紧张,抱着第二张婴儿床上的孩





子，结结巴巴地问护士道：“是……是这个孩子吗？”

护士走过去，拿起第一张婴儿床上的姓名牌，“姜珠珍”三个字映入眼帘，她放下牌子，说：“你的孩子是这个。”

姜珠珍放松下来，说：“哦，谢谢。”口中这样说着，怀里仍然紧抱着那个孩子，丝毫没有松手的迹象。

护士不禁有些奇怪，指指她怀里的婴儿，期期艾艾地说：“这个……时间到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
“我只是想看看孩子。”姜珠珍喃喃地说，神情恍惚地任她从自己手中把孩子接走，然后走到第一张婴儿床边，心不在焉地替床上的婴儿整理着被角，目光却始终偷偷地瞥着那个已经被吴青莲抱在怀里的孩子。

仿佛感觉到她的注视，吴青莲抬起头来，礼貌地冲她含笑点头说：“你好。”

姜珠珍心虚地对她扯动嘴角回了个笑，转瞬便把头低了下去，装模作样地摸了摸床上的孩子，然而没多久，就忍不住又把目光投向了吴青莲……

她正在哄着怀里的孩子，脸上洋溢着浓浓的母爱。

看上去她是个好人，而且又高贵又有教养，由她扶养长大的孩子一定很有出息吧？姜珠珍模糊地想着：最重要的是，她很爱很爱这个孩子……我的孩子。

心中有了些许宽慰，她轻轻地吐出一口气。

就在这时，婴儿床上的孩子哇哇大哭起来，哭得那般凄凉无助，仿佛在控诉命运强加给她的不公正待遇。

窗外黑暗一片……

天终于亮了。经过一整夜大雨的洗礼，医院前广场的地面和环绕四周的绿色植物全都显得比平常干净几分。

姜珠珍在一名警察的看守下，怀抱婴儿缓缓地走出医院大

门,拇指粗细的脚镣摩擦着地面,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
在广场花坛边等候多时的萧百军闻声转过头来,立刻掐灭了手中的烟蒂,神情黯然地迎上前去。

他身材健壮,五官普通,一看便是那种心地纯良、为人敦厚的老实人。姜珠珍选择他作为自己孩子的养父,或许就是因为上述原因。

看见她怀里的孩子,萧百军的神色更加黯然,低声问:“是你的孩子?”

姜珠珍目光复杂,半晌才说:“是。”

“长得像你啊。”

“是个可怜的孩子,”姜珠珍凄楚地说,“虽然我没有脸说这样的话,可还是拜托你了。”

萧百军叹息着答应了。

就在此时,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开了过来,与他们擦身而过的瞬间,一个声音从车里传出:“师傅,请等一下。”

车门开了,打扮高雅的吴青莲走了出来,礼貌而友好地对姜珠珍说:“您就是跟我在同一天生孩子的那位吧?”说着轻抚了一下姜珠珍怀里孩子的脸蛋,“小宝宝长得好漂亮啊。每次我到婴儿室去探望的时候,她总是躺在我孩子的身边,乖乖地笑着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,王学友的声音响起:“吴青莲,咱们回家吧。”

“我马上过来。”吴青莲应了一声,回头对姜珠珍说:“那,就这样啊……乖。”她最后逗了逗姜珠珍怀里的孩子,抬步欲行。

姜珠珍犹豫了一下,喊住她:“请等一下,能知道您孩子的名字吗?”

“素敏,王素敏。”

“王素敏,真是个好听的名字啊。”姜珠珍神情恍惚起来。

吴青莲笑了笑,转身正要走,姜珠珍的声音幽幽地响起:





“这个孩子，我给她取名叫‘唐悲玲’。姓她死去爸爸的姓，取了我母亲的名字，悲伤的‘悲’加上玲珑的‘玲’字。虽然因为我这样的女人造成了她坎坷的命运，可我还是希望她能够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地长大。”

吴青莲闻言不禁感到一阵凄然，对于这个和她在同一天生产的女人，她始终很同情，尤其是对那个孩子，她更是莫名的挂心。在婴儿室里，目光也总是被那个与己无关的小东西牵引着。她还这么小，才刚出生，就要失去母亲了，也太可怜了……她的目光投注在孩子脸上，忽然间不知怎的心中一痛，想也没想便解下系在自己脖间的价值不菲的项链递了过去。

“啊！不行，不可以的……”姜珠珍慌乱起来。

吴青莲笑着说：“这是我母亲留下的，我想，孩子长成大姑娘的时候会合适的。”

“这，这怎么可以呢？”

“您不必过于担心了，”吴青莲诚恳地说，“孩子长得像妈妈，我想她会快快乐乐地长大的。”

姜珠珍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呆呆地看着她含笑离开。临上车前她还友好地冲自己点头微笑以示鼓励……那一瞬间的吴青莲，笑靥如花，眸光粲然，是那样的高贵得体，那样的亲切可敬，而和她同处于一片蓝天下的自己，却是那样的丑陋。

内疚和自责就像潮水般席卷了姜珠珍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……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……她一遍遍在心里呐喊着：再见了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女儿，我的……素敏。

10年后。周市。

阳光明媚，绿树成阴。萧百军家简陋的小院内，他那个尚年幼的儿子萧正峰正躲在屋里声嘶力竭地大哭着。

萧百军的妻子梁珍花手握鸡毛掸子气势汹汹地从屋里冲出来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死丫头！我看你往哪儿跑。”

“妈……呜呜……”小萧正峰哭着追了出来，胖乎乎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好不狼狈。

“你就知道哭！你整天就让那个丫头片子打你啊？”梁珍花一边气儿子不争气，一边又忍不住心疼，“听着听着，妈给你报仇。进屋去。”说着直起身来，瞪着院门狠声说：“等着，你个死丫头。”旋即进屋做饭。

没多会，萧百军进了屋子。萧正峰看到爸爸，越发哭得凄惨，摇摇摆摆地走过去，仰脸哭道：“爸，爸……”

萧百军疲倦地歪在椅子上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，别哭了。”

梁珍花白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看他那张脸就知道谁干的，唐悲玲！臭丫头片子！”

萧百军沉着脸说：“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的，这个事也避免不了的，折腾啥啊。”

“你怎么老向着她说话呀？她不就是姜珠珍生的嘛！你难忘的情人。我真纳闷了，世界这么大，没女人了？偏偏爱上个骗子！”

萧百军看了她一眼，闷声不响地起身走出去。

梁珍花一怔，追过去问：“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中饭都不吃



爱

在 离 别 时



了？”

“不吃了。”萧百军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梁珍花知道自己一时失言使他不快，心中懊恼，便把火气撒到儿子头上，吼道：“我告诉你啊，你下次再被人打回来，我不饶你，听没听见？”

“嗯……”萧正峰见母亲生气，不敢再撒娇，老实地跟母亲回屋。

院内渐渐安静下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院子一角郁郁葱葱的银杏树枝间，忽然露出一条小女孩的腿。

10岁的小悲玲熟练而又轻巧地从大树上跳了下来。一张小脸粉嘟嘟，唇红齿白，眉清目秀，竟是个美人坯子。只是她眉宇间的神色太过大大咧咧，清澈的眼眸里也洋溢着太多的野性和倔强，倒像个男孩子似的。

稳稳地落到地上后，她得意洋洋地拿下叼在嘴里的一串荔枝，咬破外壳，美美地吃起来。

可巧就在这时，梁珍花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一眼看见悲玲的身影，她脸上立刻露出“终于被我逮个正着”的表情，小心地捡起地上的一把扫帚，悄悄地靠近悲玲。谁知刚走了几步便一不小心踩到了树枝上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

警觉的悲玲立刻转过身，一看是凶神恶煞的梁珍花，忙不迭地躲到了树后面，手里犹自紧抓着那串荔枝。

“死丫头！那么贵的荔枝……”梁珍花目露凶光，挥舞着扫帚就冲了过去，“死丫头！”

“大婶，我再也不敢了！我再也不敢了！”悲玲转身就跑。狭窄的小巷里响彻她稚嫩的童音，间杂着梁珍花的威胁声：“悲玲别跑！给我站住……我不打你！”

“大婶，我下次不敢了。”

“你站住！我说话算话，我真生气了……”

“如果我站住的话,你不又要打我了吗?我不相信你说的话。”

“你看着!我告诉你,我……哎呀!”正在奋勇直追悲玲的梁珍花忽然扭到了脚踝,跌坐在地。

悲玲扭头一看,想都没想就跑了回去,关切地问:“大婶,你没事吧?”话音还没落,已被狡诈的梁珍花一把揪住头发,吼道:“我让你跑!我让你跑!”悲玲疼得直咧嘴,就这样被怒气冲冲的梁珍花揪着辫子拽回了家。

天色已经黑透了,黑沉沉的夜空中无星也无月。在透过正屋的大窗射来的明亮灯光的照射下,可以清楚地看见小院的树下正跪着一个纤瘦的身影。

那是年幼的小悲玲跪在坚硬的地面上高举着水桶在挨罚。她不知道自己这样跪着有多久了,只知道自己的胳膊已经在隐隐地打颤,可她始终咬着牙不出一声。

推门进院的萧百军一看见这情形,顿时吓了一跳,问道:“悲玲啊,这是怎么了?”

“大伯。”悲玲咧嘴朝他一笑。

都这会了,她居然还笑得出来!这孩子啊,也太倔强了点。萧百军连忙走过去,伸手欲将她扶起:“快快快,快起来!”

“不行,被大婶知道了,又要遭殃了。”

“没事,大伯去说,啊?”

“要是你和大婶又吵起来,怎么办?”悲玲坚持不肯起来,“我没事!”

为表示自己真的没事,她歪歪小脑袋,又冲萧百军笑了笑。

萧百军鼻子一酸,一把抢过水桶放在地上,蹲下身去把她扶起,心痛道:“跪了很长时间了吧?快起来!”

“哎呀!”还没站直的悲玲忽然惨叫一声,整个人倒在萧百



爱



军怀里。

“怎么，怎么啦？”萧百军被吓了一跳。

“可能是抽筋了。”

萧百军将信将疑地扫了她一眼，忽然伸手一把掀起她的裤管，顿时倒抽一口冷气——孩子纤细的小腿上，到处伤痕累累。

完全明白这是谁的杰作，萧百军心疼得说不出话来，一言不发地把悲玲抱进了她那间狭小而黑暗的房间，为她上药。

破皮的伤口被药水侵染，钻心的疼，但悲玲却咬着牙忍着，一声不吭。

萧百军担心地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疼就说出来，没事的……”

“嗯。”悲玲点点头，半晌才小声说：“对不起，大伯，以后我再也不打萧正峰了……不，是哥哥。”到底年幼，心里藏不住委屈，刚说了这么一句话，眼中已经泛起泪花。

萧百军眼光复杂地看着她，问：“是不是萧正峰又说你妈的坏话了？”

一颗晶莹的泪珠从悲玲眼中滑落，然而她却没出声。

萧百军明白了，叹了口气说：“悲玲啊，大婶不是经常向大伯唠叨么，说去世的你妈妈是大伯的初恋情人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这个都是真的。”萧百军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温暖的笑意。

“那为什么她犯了罪后会死在监狱里？”悲玲泪如泉涌。

“那是不小心遇到了坏朋友啊，所以才会那样。悲玲啊，你还小，有些事你还不不懂，你也不要听大婶或者萧正峰说的那些话。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了，大伯。”悲玲郑重地点点头。

萧百军稍稍放下心来。但愿这孩子是真的明白了才好啊，她还这么小，这么早便开始活在母亲带来的阴影下，是多么的不公平……

上海。某学校的芭蕾舞训练场地内。

悠扬的乐曲声中，身着粉色舞衣的小女孩在场地中央翩翩起舞，数十名穿着浅紫色舞衣的孩子围绕在她周围为她伴舞。虽然这个年龄的孩子们看起来都一样的天真可爱，但毫无疑问，场内醒目的，当属中央那名身穿粉色舞衣的孩子。

王学友和吴青莲双双倚在场地的门边，含笑看着那个小女孩，眼中充满骄傲和自豪。可是，忽然间，小女孩叫出声来，昏倒在地上。

“素敏！”吴青莲失声喊道，慌忙叫来司机，把已经昏迷的女儿送往最近的医院。

诊断结果为，素敏得了急性阑尾炎。

堆满了玩具和鲜花的病房内，吴青莲爱怜地摸着刚动完手术、脸色灰白的女儿的头发，柔声说：“哪儿疼啊，就应该说出来。阑尾都穿孔了，还在忍着跳芭蕾呢！”

素敏倔强地噘着嘴说：“那怎么办？要是我说痛的话，老师就会让别的孩子演主人公。”

“别的孩子演又怎么样？咱们下次演不就得了。”

“不行！女主角是我！”素敏立刻大声说，“除了我，我不想让别的孩子演主人公。”

“真不知道这孩子……”吴青莲一愕，无奈地摇摇头，低声对丈夫说：“这孩子也真是的，也不知道长得像谁，这么贪心。”

王学友得意地笑道：“贪心也不是坏事嘛，贪心表示有上进心。对吧，素敏？”

吴青莲啼笑皆非地问：“那你的意思是素敏说得对了？”

“那倒也不是嘛！素敏啊，刚才你把爸爸妈妈可吓坏了啊。下次要这样的话，爸爸也不饶你了。”

素敏沉下脸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忽然闪过一抹狡黠，娇声说：“爸，我肚子疼。”

